

外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

WAIGUOXIE
ZUOJIAOXUE
LILUNJIPING

刘锡庆主编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ELILUNJIPING

H05/15

写作理论研究丛书

外国写作教学
理论辑评

刘锡庆

主编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1242149

1242149

整理中國古今有實寫
作的理論以及外國的
有關資料，這對於寫作
學的建立與寫作實踐，
都是大有裨益的。

臧克家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于北京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理论研究丛书

顾问 臧克家
主编 刘锡庆
副主编 王志彬 松迪 蔺羨璧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彬	刘锡庆	任公伟	任文贵
朱宝恒	李保初	佟德真	林三松
松迪	胡志霄	郝季光	曹玉梅
温中和	甄英	蔺羨璧	

第三辑 外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

主 编 林三松 李保初

副主编 任公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公伟 李保初 张 龙 林三松

总 序

刘锡庆

不论是眼光敏锐者还是感受迟钝者，现在都已不难看出：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文章，作为信息的载体，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青睐；写作，作为信息的制作，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高度重视，“写作热”，正在世界范围内勃然兴起。

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的“大趋势”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创造了古代东方灿烂文明的炎黄民族的子孙，站在历史发展的这一重要关口上回顾、思索，真有万千感慨！我们这个闻名于世的文章泱泱大国，近两千年来走过的恰恰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留下了一个明晰的“之”字形足迹：由“经国大业”、“以文取士”一变而为“声光化电”、“重理轻文”，这是一次重大的激变；再由此演化为“信息社会”、“文字密集”，这是目下正在进行中的、更为深刻的另一转化。转化，即后者对前者的积极的扬弃与否定。每一次转化，固然有旧亡的痛苦，但更多的则是新生的欢乐。历史，正是在这转化与否定之中开辟着自己不断前进的道路的。

在信息社会里“文章”的写作既然作为“信息之源”具有极

为重要的地位，对文章写作的深入、细密研究就成了客观的一种需要。现代的、科学的“写作学”的建设，就是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提出并开展起来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但问题确实不少。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闭目塞听，观念陈旧，不思进取；抄来抄去，辗转相袭，未下功夫；一知半解，急于趋新，不能“实战”；轻视传统，疏于学习，没有“根基”。因此，写作的书出的实在不少，但相当一部分确较平庸。所以，目下之急在于摸清“家底”，弄明“现状”，放眼“世界”，切实地做好学科建设的“奠基”工作。如果对写作的历史和现状“一团漆黑”，对本国传统和外国情况“若明若暗”的话，那么，现代的、科学的“写作学”的建设，势必会成为一种动听的空话。

我们这套丛书就是为着写作学理论“奠基”的目的而编写的。

它的阅读对象仍很广泛。因为，文章的写作是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能离开的。写作能力的获得几乎是现代人“自我完善”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教学和研究者不必说了，要想尽快地提高他们的业务素养、研究能力，舍此实无他途；专业作家或业余写作者也是应当掌握这些知识的，这是他们克服“非学者化”缺欠，提高创作水平、境界的努力方面之一；在校大学生、成人自学者、中小学语文教师、自学写作青年等等，也都需要了解这些内容，这对他们在各自基础上提高写作水平，乃至开阔眼界、活跃思维、增长知识、做好工作等，都是大有帮助的。

丛书计有五册：“古代”写作理论的辑评，由河北写作学会负责；“近代”由内蒙写作学会负责；“现代”由山西承担；“当代”由天津完成，北京则负担编辑“国外”写作教学理论辑评的专册。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写作界的同仁自己发起、自愿联合、分工协作，工作得十分努力。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从上到下鼎力相助，使丛书得以顺利的编辑、出版。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本书顾问、

中国写作学会会长臧克家同志，始终关心丛书的编辑工作并慨然为之题辞；著名学者、中国书法协会主席启功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对以上所有为本书问世做出了劳绩的同志，我在这里表示深挚的感谢！

现在，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前夜。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汹涌洪流中，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世界文化中心的东移、“华夏文化”的重放异彩，其指日可期是定而无疑的！

在这个辉煌历史潮头中做出成绩的，将不是那些浅尝辄止者、沽名钓誉者、华而不实的“风头”人物和有勇乏智的“勇敢”分子，而是那些踏踏实实、沉稳执着、善于继承、敢于创新的实干家。

我们愿为他们铺路、架桥！

愿为“写作学”大厦的构筑填砖、加瓦！

1988年1月24日

于北师大寓室

前 言

李保初

我国高等院校开设写作课，并以此为契机，为动力，大规模开展写作理论的研究，认真着手写作学科的建设，是七十年代后期的事，换句话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物。现在看得很清楚，当时也的确是仓促上阵，仓促应付，来不及弄清和连接自身的断裂带，来不及梳理和总结厚重的传统，也来不及参照和借鉴域外的经验。当我们重新“起步”的时候，正是美国全国范围内闹“写作危机”的时候，正是苏联通过长期科学实验形成了一整套可以大面积推广的作文体系、作文教法的时候，正是日本文章学研究异常活跃、繁荣并将由大家们总其成的时候。如果那时能更多地译介国外的做法与经验，肯定是极有裨益的，将使我们的写作教学与研究视野更开阔，借鉴更多元，有更多的回旋和选择的机会。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1983年前后围绕大学的写作课是否为临时“补课”性质，将来要不要取消的问题，展开过一场讨论。认为不属“补课”性质的论者，极力想找出外国的大学生开写作课的情况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可当时比较了解的只有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其实世界的情形远不是如此，仅拿大学开设写作课来看，就有美国、日本、苏联、印尼、印度、西班牙、智利、墨西哥、阿根廷、秘鲁、泰国……，

可以开列长长的国家名单。他们对写作课的看重，写作教学走过的路程，取得的正面与负面的经验，都能给我们许多启迪和参考。如果当时那场辩论，能适当提供这方面的参照系，或许能帮助短视的人们重新思考，能给埋头教学的老师们有更多的启示，从某种程度上说来，或许还能使我们对建设写作学有更坚强的信心和更坚实的基础，也未可知。

现今世界各国，不管其社会制度有何不同，价值取向有何区别，发展速度有何差异，文明程度有何悬殊，但都不能再封闭，不能再“自闭”。由于生产的发达，信息传递的迅速，彼此交往的频繁，文明有了更多的共融性，精神有了更多的相通性，文化有了更多的互补性。我们的写作教学与研究，崛起于这个时代，应该有更强的取镜意识，做更多的译介工作，对外国的经验，经过比照、分析以后，大胆地取长去短。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写作学科建设和写作教学改革，较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缩短教学与研究的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怀着这样的目的，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在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下，总算编成了这本《外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尽管材料也还不充盈，内容也还不完备，介绍的面貌也还不甚清晰，但到底是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没有多少发言权到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我们可以认真而又踏实地研究、比较一番了。

下面我们以本书提供的材料为主要考察对象，以一个先睹者的身份，以促进我们的教学与理论建设为归宿，来谈几点粗浅印象和看法。

任何学科的建立，任何课程的设置，首先都必须明确认识本

学科本课程的性质、目的与地位。性质，是事物内部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目的，是社会和人们对某事物价值取向的反映；地位，是指该事物在同类事物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占的比重。世界各国对写作课的这几个方面的认识，虽也有过争论，有过歧见，但现在看来，共识的东西是相当多的，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真理的多元性”。

写作课的性质，不应简单地断定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归根结底，它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是传授知识与训练技能相统一的课。当然，将讲授理论知识落实到“写”的能力的提高为其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苏联获国家教育奖的《作文教学》要求改革传统的作文教学观念与方法，强调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的辩证关系”、“培养基本写作能力与文体训练的关系”。墨西哥路易斯·罗切斯教授在编撰《写作教程》时将“精简理论”、强化练习作为编写的重要原则与指导思想之一。阿根廷的依尔达·巴苏尔托在其《活用写作教程》中确认：开设写作课“旨在适应人们社交活动的各种需要”，“现代的写作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刻板、公式化和罗嗦现象了。今天重视节省文字、简单明了、确切妥贴”。因此，写作课教授必要的写作知识也是为了让学生尽快获得写的本领。至于日本的金冈孝在其《文章论的位置》中说：“文章学应当是表达学中的一个范畴。”美国的依·利小赫尔斯在其所著的《写作的哲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修辞学和写作一样，是一种实践性艺术。”也都是更强调实践性，反对只讲或过多地讲写作理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轻视理论的指导。试看他们的论著与教材，本身都融进了、传达了许多切实的理论知识，很注意符契写作及写作教学的规律。这些对写作课性质的基本认识和原则性见解，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许多教育家、写作教师，并无大的分歧，而是愈趋向同一，或者说接近一致。

对写作课教学目的的看法，近些年来，也在日益全面和深入。现在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越来越认同：写作教学既是“写”的技能的培养，同时又是极好的、不可或缺的思维训练，担负着开发智力的重要使命。美国“一些大学提出一个‘学习通过写作’的口号，把写作看作全面训练大学生思维能力和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和最佳途径”。（《写作》1986年第5期）1987年荷兰提尔堡国际写作专题讨论会曾明确指出：“在写作与思维之间存在着共生的关系”，“教师在进行写作教学时，要帮助学生发展写作能力及相关的思维能力”，“要着重强调创造性的写作，不要太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拼写与语法错误上”。（参见《中国教育报》1987年9月3日的文章）这种教写作要同时训练思维的观念，是在总结了过去写作教学的得失成败后才获得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写作实验室主任、教育学教授唐纳德·格雷夫斯在分析了八套语文课本后得出结论说：“从总体上说，学生不会写作的症结，是这些课本和教师们忽视了写作过程——即写作中的思考方法和修改方法，是任何成功的写作经验的一个必要部分。”这个断语是切中要害的。目前世界各国的写作教学都很重视这个问题。苏联的权威教材中指出：写作的“核心是一种智力活动”、“发展智力是关键”，美国还提出了“通过写作来进行学习”的口号，日本的佐藤政光提出要教学生“自由思维”，要求他们具有“论理机能”，英国为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构思力，从小就让学生虚构故事。这些认识和做法，说明写作教学的目的意义已经从学习写作本身，进而同时具有了培养人、发展人的重要价值。今后的写作课，尤其在高校，要担负起训练学生的认识能力、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的任务。写作教学要结合与融会思维学、创造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有关内容。

写作教学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写作学算不算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世界各国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美国的“写作危机”，促使

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和很好的展望。美国六十年代写作教学的削弱和社会普遍存在的“弃笔风”，直接导致国民写作水平的大滑坡。美国克利夫兰国际写作学院的院长艾伯特·约瑟夫说：该院所教的学生“一多半还获得了高级学位，但是至少有 $2/3$ 的人尽管学历充满，却连一封简单的书信、一份简单的报告也写不通”。以至美国社会无论官方或私方的雇主们都已经深深感到用人的困难。这当然危及了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尤其令人忧虑和焦急的是，正如阿·格雷厄姆·登所说：“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对写作的需求越来越高的时候，等到公元2000年现在的学生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社会对写作的需求就会比现在更紧迫了。”这就是说，反思过去，正视目前，前瞻未来，都必须承认写作教学在整个教育中所处的特殊重要地位。美国是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的国家，他们的教训和反省，对许多国家来说，都带有明显的前示性与预警性。当然，像苏联、日本、墨西哥、西班牙等国由于一贯重视写作教育，所以并未出现此类危机。美国在那次“危机”之后，采用了一系列的补救和强化措施，有着眼于长远的规划，也有致力于短期的办法，如普遍开设写作课，实行奖励制度，集中突击培训，培养和提高写作教师。用他们的话说，是“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同写作危机展开斗争”。目前在美国的许多高等院校里，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别开设写作课，有的学校甚至规定，凡写作不及格者，须令其退学。社会和教育界对写作的看重，写作在他们那里地位之高，于此可见一斑。同时还须看到，也并不是故意的人为的抬高，而学生们从写作得到了真正的益处，是写作教学被重视的又一原因。日本一位研究生院院长在著作中写道：“经过调查，许多理工科毕业生认为，对他们最有用且需要进一步加强的课程，一是代数，二是物理，三是作文。”（见《科技写作》1983年第1期）正是社会的迫切需要，教育界的相应重视，教学所获得的预期的正效应，

使写作成了一门非同寻常的课程。

写作算不算一门学科，这恐怕只有在中国人面前（因为思维定势和学术现状）才成为一个问题。对于写出较高的写作理论文章就可以获得学位的国家来说，对于学科分得很细、学术空气民主的国家来说，对于重实际轻名分的国家来说，这怎么能成为一个问题，甚至成为一个不容争说只能由个别学术权威一言定鼎的问题呢？

二

就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撇开文学创作的理论研究不谈，国外的写作理论研究几乎都与写作教学密切联系。是写作教学成为写作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动力；而写作理论的研究成果又推进了并服务于写作的教学。事实上他们的优秀教材都是写作研究成果的新奉献和集大成。因此，许多国家的写作教材所体现的一些编写思想、典型体例和内容安排，就充分表现出他们写作理论研究的成就与走向。其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相关学科的沟通与渗透。

既然写作兼有教养与教育双重使命，既然写作能力是人的基本文化素质和思维智能的体现，既然写作影响着人的现在和将来的发展，那么，就会带来相应的两点认识：第一，别的学科也同样不同程度地担负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任务；第二，写作教学自身应吸收和融会其他有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华德说：“写作能力代表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要想使这种文化水平得到提高，写作课既不能作为诸学科中一门孤立的学科来教，也不能作为语文课的一个唯一的领域来教。”这就从写作的总体教学思想和结构上表明了这一要求。从日本、西欧、美洲一些国家的教学安排和教材内容看，其中都贯注了异学科的知识与

方法。如发现法、诱导法、反复法、启发式等，都有心理学、思维学等原理的运用。至于充分考虑和利用同其他课程的联系，更是西德和其他有些国家十分注重的。这样做，可以沟通学科之间的知识，可以扩大和丰富作文的取材范围，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各科知识的兴趣和训练他们的发散思维。总之，写作教学领域的扩展和任务的分摊，写作教学结构的开放和知识的综合，体现了现代教育的一体化趋势。

二、教学的实验性和实用性。

各国的写作教学都越来越重视实验性，这是教学改革的一种表现，教学科学化的一种努力。传统的写作教学是经验型的，实际是师徒心传的方法，它强调“多看多写”，主张“功到自然成”。这种观点诚然不错，但仅止于此，是无法实现科学化的。比如“多看”，到底要看多少，看什么读物，怎样看；“多写”，到底要写多少篇，写哪些体裁、样式的文章，如何去写，作文才能过关呢？诸如此类，都是现代的写作教学应努力解决的课题。世界各国到底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走在前面的国家有哪些具体的可贵经验，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和深入考察。但它们的教學强调实验，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墨西哥《实用写作》的作者，吉列尔米纳·瓦埃纳·帕斯博士，非常重视对学生的指导要经过实验这一点。她不无高兴地说：“书中的练习曾先后给不同水平的人试做过，从中学生到研究生，都达到了解决问题的效果。”这种系统而扎实的试验，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符合现代教学要求的。苏联也非常重视教学实验，他们的实验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探索性实验，即在小范围里实验如何加速培养写作能力；第二阶段是检验性实验，重点在检验第一阶段的成果；第三阶段是群众性实验，即大面积地推广实验的经验与做法。他们这样实验后的教学大纲、教材和教法都深受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欢迎。现代科学都很注重实验，通过实验可以取得定性、定量的数

据，可以摸索到通向成功的门径，可以做到多快而且好省。以上所说的那些国家的写作教师，立足于改革而又审慎从事的态度，由点到面的注重实验与实效的做法，都是值得称道的。

许多国家的作文教学都力求实用，这从他们的教学指导思想，教材的内容，教学的方法都看得出来。墨西哥的路易斯·罗切斯说：他希望自己的教材成为学生的“实用助手”，“而不同于其他那些虽有深奥知识，但较少实用价值而被束之高阁的教科书”。实用价值，成了写作教师自觉的、很高的共同追求。

三、教材的多样性与可教性。

国外的写作教材、指导书，极为丰富多样。以美国为例，各州都有自己的作文学习指导计划，有可供选用的多种教材。国外写作教材的多样性，既表现在体例的多样，也表现在内容的多样，写法的多样。举体例而言，有层进式，即从简单的拼音、造句、组句到复杂的篇章结构和技法运用，逐层前进和深化；有结合式，即融知识、范文、练习于一体，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有分体式，即按记叙、描写、议论等不同文体分别进行知识传授与作文练习；有作文中心式，即以“写”为主导和轴心，带启阅读、讲评和检验；有实验报告式，即每一单元每一堂课就是一次实验，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和练习形式，将教学的过程变为展示教师的诱导、提示、推导、评判和学生的发现、认识、改进、总结提高的详尽过程。在这众多体例的教材中，更受欢迎、更为成功的是实验报告式，因为它更体现了科学的教学思想，显示了比较自觉的教学意识。总之，它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更多的可教性。这可教性表现在多方面，表现在符合教学对象的心理特征；表现在重复中见新意，常练常新；表现在留给教师更多的发挥和创造的空间与机会；也表现在能激发受教者的能动精神。各国在众多的教材竞争中，这类教材最有生命力。如阿根廷的《活用写作教程》自1970年初版以来，至1987年已重印了五次；马来西亚的

《写作学》三十年代出第一版，至今已再版了十几次；智利的《写作教程》至1986年，已出过十八版；墨西哥的《研究技术教本》，十年间印刷了十次，第一册就开印十万册。这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如上所述，体例科学、可教性强的教材最有竞争力；第二，教材在多样化的同时，也有一些保持了连续性和长效性；第三，编写质量较高的教材，也需要在使用中跟上现实与时代的需要，不断修改、充实、完善。

四、训练的丰富性和灵活性。

与对写作课的性质和教学的目的的认识有关，或者说受这些思想认识的指导，世界各国的写作教学特别着重让学生进行各式各样的练习，以此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来加速写作教学的现代化和高效化。纵观各国的写作训练，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习题的启示性，比如马来西亚历届的获初级文凭的全国统考作文题，就无一不是只有一道命题的，都有几道供选择的范围题（半命题），往往还设置了一个具体情境，规定了文章的用途，极富启示意义。考生们决不至于在这些试题前窘住和被难住，决不会感到无从下笔。二是示例的对比性，即教师在学生动笔前的指导与练习示例，都有意识地注意正反齐施，既告知该怎么写，也提醒不该怎么写。鲁迅先生一向就很重视这种学习方法。这的确是效果很好的练习措施。三是习题的量大和可以选择的特性。有的成功的教材，“设身处地”为学生设计了极为丰富多样的练习题，但在每次训练时又不要求全做，而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学习的实际，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择要练习。比如西班牙极受欢迎的《写作教程》，全书仅单项练习就有700多道题，作者努力在习题的质与量上下功夫，因为他认识到：“写作的便利就是凭借这些（写、修改、删除）困难而获得。”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这些正是我们的写作教学应努力加强的。